

种田先赚“认种费”，职业农民成“红人”

宁夏乡村振兴见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新华社银川12月2日电(记者陈晓虎、靳赫)宁夏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近几年,蓬勃发展的现代农业为当地农村发展助推动力,增添活力,尤其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塞上大地春潮涌动,农业农村领域不断推陈出新,绘出一幅乡村振兴美丽的崭新画卷。

生态种养催生“稻田革命”

宁夏平原,黄河由南向北流动,宛如玉带,这里沟渠纵横,稻香鱼肥,瓜果飘香。今年春耕前,记者曾来到宁夏贺兰县通义村采访,当时村里正大规模改造稻田,田旁新修围堰鱼塘,有机蔬菜长廊等。

“村里通过成立合作社,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等方式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试验推广稻、鱼、蟹、蔬菜共生互补的有机稻生态种养模式。改造稻田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通义村支部书记马瑞宁说。

通义村还创新销售模式,发展有机水稻“认种”,将农田分割成若干片区,由企业、城市家庭认领片区土地的收获权。去年,客户在通义村“认种”一亩地,需交3000元“认种费”,平时田里农活由村里的合作社完成,田里产出的有机

大米、有机蔬菜和生态鱼等农产品全部配送上门。

这种模式很快获得市场认可。今年,通义村每亩地“认种费”增加到3600元左右。“每亩地年收益平均翻了一倍,而且有订单,稻米不愁卖。”宁夏荣辉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荣辉告诉记者。

在宁夏,通义村的成功并不是孤例。近年来,订单农业、认种认养农业、土地入股、统种分管等农业经营新模式在宁夏农村遍地开花,在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的同时,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发展有好势头,我们干事也更有劲头。”马瑞宁说。

职业农民“让获得感托起成就感”

从春耕、秋收到冬灌,宁夏灵武市鑫旺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站负责人王海刚时常奔波在田间地头。当地农民把近8000亩耕地托管在他的农业服务站,在保证颗粒归仓之前,王海刚丝毫不敢大意。

“农民每年为每亩地支付750元托管费,地里的活我们全包,还保产量、保质量,农民只等庄稼种出来卖钱就行。通过我们牵线,农民还和一些粮食加工品牌企业签收购合同,

收益更加稳定。”王海刚说。

王海刚的服务站里有不少农技专家,还配备了各种大型农机具,生产中节本增效效果显著。“我们一天能平整上千亩土地,并且通过水稻精量穴播技术,每亩地可以少用十几斤种子,直接节约30多元成本。同时,由于农资统一采购,还能享受到批发价的优惠。”王海刚说。

这中间的实惠农民看得见。“我家的20亩地全托管了,委托服务站按照企业订单要求种植优质水稻,除去托管费,平均每亩地净挣1200元,服务站还雇我干田间灌水等零活,一年打工收入近8000元。”灵武市杨洪桥村农民李怀说。

近两年来,宁夏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如雨春笋般涌现,除了提供农业生产全托管这种“打包式”服务,还提供农机作业、农资供应、病虫害防治等单项农业生产性服务,而像王海刚这样懂市场、有技术和实力的职业农民则成了农村“红人”,他们通过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生产手段,有效改变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种田凭技术和专业,一年收入几十万元,当个职业农民很有获得感和成就感。”王海刚说。

美丽田园“引来游客,记住乡愁”

金秋时节,罗山脚下,宁夏红寺堡区西川村,酿酒葡萄园一眼望不到边,葡萄园旁,一排排民房整洁气派,树木、凉亭、风车长廊、休

闲广场点缀其间,美不胜收。然而,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

“我们都是从宁夏南部贫困山区搬迁来的生态移民,比起老家,这里地势平坦、用水方便,可一切都要从头建设。”西川村村民侯国栋回忆说,2006年他搬来时,一刮风黄沙遮天蔽日,被子里、碗里都有沙子。

近些年,在政策扶持下,西川村产业迅速壮大,发展酿酒葡萄种植园5000多亩,并引导葡萄种植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使西川村逐渐成为“景村一体、产村一体”的美丽乡村。夏秋季节,前来采摘、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记者了解到,宁夏通过拓展农业功能,推进种植与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其中一些农村不但突出了地域特色,还将农耕民俗文化融入产业发展,取得良好效果。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牛家坊村,从无人机俯瞰拍摄,农村民居、农业生态园、农家乐等镶嵌在一片桃林里,路在林中、家在园中、人在景中。村农耕民俗文化博物馆900多平方米,展示着近万件旧时农村生产生活用具,农耕文化体验区里老油坊、老醋坊、石磨面粉坊依次排开,游客可在体验劳动中购买自己生产的农产品。

“在我们村不但能欣赏田园美景,还能体验农村传统文化,游客爱来,来了也能留得住。这几年,仅村里农耕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参观人次就超过12万,我们村成了城里人向往的地方。”牛家坊村村主任马尚民说。



▲日前,在襄汾县赵康镇晋绿三樱椒专业合作社,村民在晾晒辣椒。新华社记者杨晨光摄

红了辣椒富了腰包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皓、杨晨光)回忆起十年前赵康镇辣椒产业的盛况,58岁的曹玉刚眉开眼笑,“那时的赵康是远近闻名的辣椒集散地。”曹玉刚是赵康镇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的站长,“一天走二十多车辣椒,23个省份都有客户!”

赵康镇位于山西省中南部的襄汾县,这里种植辣椒的历史,还要从20年前说起。1998年春天,赵康镇赵雄村的3个农民,赴河南考察后,回乡种下了10亩辣椒,年底一算,每亩辣椒收入居然超过了6000元,见到商机的村民们纷纷效仿。2001年,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赵康镇的辣椒种植面积突破了一万亩。到了2004年,全镇8万多亩耕地,一半都种上了辣椒。“到了收获采摘的时候,小小的镇子每天都是车水马龙。”曹玉刚说。

2010年,赵康镇辣椒总产量超过1万吨,产值上亿元。2013年,“赵康辣椒”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但赵康镇种植的三樱椒品种,产量高,价格却相对较低。刘建生是赵康镇赵雄村的“辣椒大户”,作为镇上最早一批种植辣椒的农户,他见证了赵康镇辣椒产业的“潮起潮落”。

“辣椒价格波动比较大,好的时候能卖到每斤10块钱,不好的时候只有2块钱,这对普通椒农的影响就比较大。”刘建生说,前些年辣椒只能卖到3、4块钱,许多椒农觉得不赚钱就改行了,镇上辣椒种植面积少了一半。

“来自重庆的客商少了,觉得还不够辣。”看到收辣椒的客商越来越少,曹玉刚心想,为了推动辣椒产业提质升级,引进新品种或许是一个好切口。

2014年开始,经过多次考察,赵康镇从浙江引进新品种高辣王、高辣8号、高辣9号等。“新品种单产高,抗病虫害强、价格好,一亩辣椒能抵4、5亩小麦和玉米,好年份能收1000斤哩!”村民们纷纷议论道。

为了抵御风险,赵康镇的椒农也开始“抱团取暖”。成立于2006年的晋绿三樱椒合作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成员超过1200人。合作社成员李连生介绍,合作社通过产前提供化肥、农药,产中技术推广以及产后深加工、销售,帮助农户稳定增收。

李连生种植辣椒已经超过10年。近两年,随着辣椒品种的更新和市场的回暖,他又承包了40多亩土地。“现在正是辣椒采摘分拣的时节,我们号召村里赋闲在家的妇女来帮忙,也赚点钱补贴家用,冬闲也变成了冬忙。”他笑着说。

随着辣椒产业不断完善,赵康镇加大了对技术设备的投入,相继购入数台大型辣椒加工设备,经过烘干、切丝、磨粉、去种等工序后统一包装,走向市场,延伸了产业链条,增加了产品附加值。据赵康镇政府介绍,2018年全镇辣椒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人均增收超过2000元。接下来,赵康镇将继续推广辣椒新品种,吸引在外打工的青少年返乡发展。

“乡贤团”来了

新华社长沙12月3日电(记者柳王敏)“这是我们的天鹅堂吊桥,往前走是沿江风光带,尽头可以看到拦水坝,走过拦水坝,抬头可见520级的登山天梯……”71岁的周元纯精神抖擞,饶有兴致地向游客介绍“大变身”后的敏村风光。

敏村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镇,属于偏远山区,全村527户共1640余人。河水是脏的,路是不通的,夜是黑的,人心是散的……2015年以前,敏村因乱砍滥伐,生态破坏严重,村民冲突不断。

已退休多年的敏村人周元纯,2015年被村民请回支援敏村发展。周元纯牵头组建了由热心老人、老党员、老教师等20余人组成的“乡贤团”,为敏村出点子、拉资金、跑项目。

“敏村农业不发达,工业难发展,乡村振兴出路在哪里?我们觉得必须要做好山水文章,守护绿水青山,发展生态旅游。”周元纯告诉记者,目标确定后,敏村人铆足一股劲,不等不靠,说干就干。

在“乡贤团”的支援和推动下,敏村修建了通村入户公路13公里,改善了基础设施,户户通了自来水,组建了有路村,成立了矛盾调解室,建设了生态旅游景区。如今,村民纠纷少了,河水清了,未来更有盼头了。

“乡贤有威望,有知识,有号召力,还有奉献精神,跟着他们干没错。”50岁的周小勇原本在外从事装修行业,因看好家乡发展和对“乡贤团”的认可,返乡开办了饭店,自愿垫资支援敏村景区建设。

近年来,冷水滩区通过传颂“古贤”、引进“今贤”、培育“新贤”等一系列活动,吸引人才和资本下乡,发展产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乡贤”回馈家乡,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在冷水滩区上岭桥镇仁山村,一座由旧祠堂改造的“乡贤馆”格外引人注目。内设的仁山村历史简介、族规家训、仁孝故事、乡贤名人等展览,吸引附近的村民驻足参观。仁山村村支书刘良新表示,“乡贤馆”已成为村民了解村史、族史、家风家训的重要场所。

山寨里的「白衣天使」

▲近日,张惠仙(右)在出诊路上与村里的老人聊天。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岩因村,有一名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白衣天使”的村医张惠仙。张惠仙,哈尼族,1999年中专毕业后回到岩因村当了一名乡村医生,至今已在山乡工作19年。

岩因村居住着拉祜族、哈尼族、傣族等少数民族村民两千多人,分散在八个寨子。19年来,张惠仙走遍山寨的每个角落,对家家户户的健康状况了然于心。谁家有人病了,一个电话过来,张惠仙就立即上门看病,或者载着

患者回卫生室医治;有时碰到疑难杂症,她就想方法帮助病人转到上级医院。在村医岗位上,张惠仙不断学习新技术,并应用于基层医疗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努力提高诊疗水平和医疗质量。凭借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张惠

仙认真做好各种常见病、地方病人的检查、诊断及处理,深受当地村民的喜爱。

张惠仙说:“我们村医要切实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尽心为老百姓提供他们应该得到的医疗服务。”

在全县农村每户培养一位“法律明白人”,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江西崇仁:信法不信“拳”,讲理不讲“蛮”

本报记者李洪磊

“扒了房子放了血,逼的只是一时之快。这么做,你们兄弟俩都得去蹲监!老人怎么办?”听了黄寿孙的一席话,罗仁玉的俩儿子放弃了“报仇”的想法。

事情发生在2016年六七月份。那天傍晚,江西崇仁县礼陂镇沧源村的退休教师罗仁玉正在村里遛弯。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一位开电动三轮车的中年妇女不慎把62岁的罗老师撞倒在地。罗老师住院半个月,前后花了1.6万多元。虽然交警判定对方全责,但对方只肯给6000元。

罗老师的俩儿子都在外打工。听说老人被撞了,对方还不愿赔足钱,两个年轻人憋着火,返乡后放狠话,要给对方“放放血”。

在礼陂镇司法所干了一辈子,现在是礼陂镇“法律明白人”的黄寿孙得知此事,赶到罗老师家,又讲法又讲理,总算把两个后生劝住了。在黄寿孙的协调下,对方赔了钱,双方达成原

解。过春节时,罗老师专程给黄寿孙送了锦旗以示感谢。

如果时光倒流几年,类似的农村邻里纠纷,可不会这么简单就能妥善解决。

“前些年,崇仁社会矛盾一直高位运行,社会治安情况令人忧心,甚至还有周期性的大规模械斗。公众安全感全省排名,崇仁长期位居后10位。”崇仁县司法局局长黄志猛对新华社每日电讯记者回忆说,“这也严重阻碍了崇仁的经济社会发展。”

痛定思痛。如何破解基层法治建设的不利局面?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崇仁县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要求,组织法院、公安、司法等多部门深入乡镇村组,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调研。

调研中,礼陂镇退休老司法所长黄寿孙的事迹得到县里关注。黄寿孙是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的全程参与者和实践者。在30多年的普法工作中,他主持调解了各种民间纠纷

达2100余件,还制止了群众性械斗5起。

在黄寿孙看来,农村基层矛盾纠纷频发,根本原因在于基层群众法治观念、法律意识淡薄。因此,他在调解矛盾时,注重传播法律知识,引导农民学法守法用法。“要让大家信法不信拳,讲理不讲蛮。”黄寿孙对记者说。

黄寿孙在礼陂镇深受群众信赖,县里司法行政部门也常请他帮忙。受此启发,2015年1月,崇仁县提出在全县农村开展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礼陂镇成为第一个试点乡镇。县里支持黄寿孙成立了工作室,探索培养“法律明白人”的可行路径。县司法局还专门给他特批一套制服,“干了一辈子司法工作,穿上制服,更有底气嘛。”黄寿孙说。

在礼陂镇试点的基础上,同年8月,崇仁县在全县15个乡镇正式铺开“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把法治建设的触角延伸至每家每户。在实际运作中,崇仁县把农村党员、干部、

教师、退伍军人和个体工商户作为骨干进行培养;同时,在对家庭中有话语权、有较强法治意识的农民,作为普通“法律明白人”进行培养。农闲时节,崇仁县的祠堂都成为培训“法律明白人”的法律讲堂。

3年多来,全县“法律明白人”已有5万余名,其中有3000多名骨干——村里发生矛盾纠纷时,“法律明白人”会佩戴徽章出面调解;村里有红白喜事时,“法律明白人”会先移风易俗宣传;逢有农村基建工程时,会优先吸收“法律明白人”进入理事会,对工程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如今,“法律明白人”活跃在崇仁农村治理的各个角落。

“通过实施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工程,崇仁社会治安形势得到根本好转,公众安全感指数跃升到全省前列,并于2017年获评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崇仁县委书记程新飞说,“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已经在崇仁蔚然成风。”